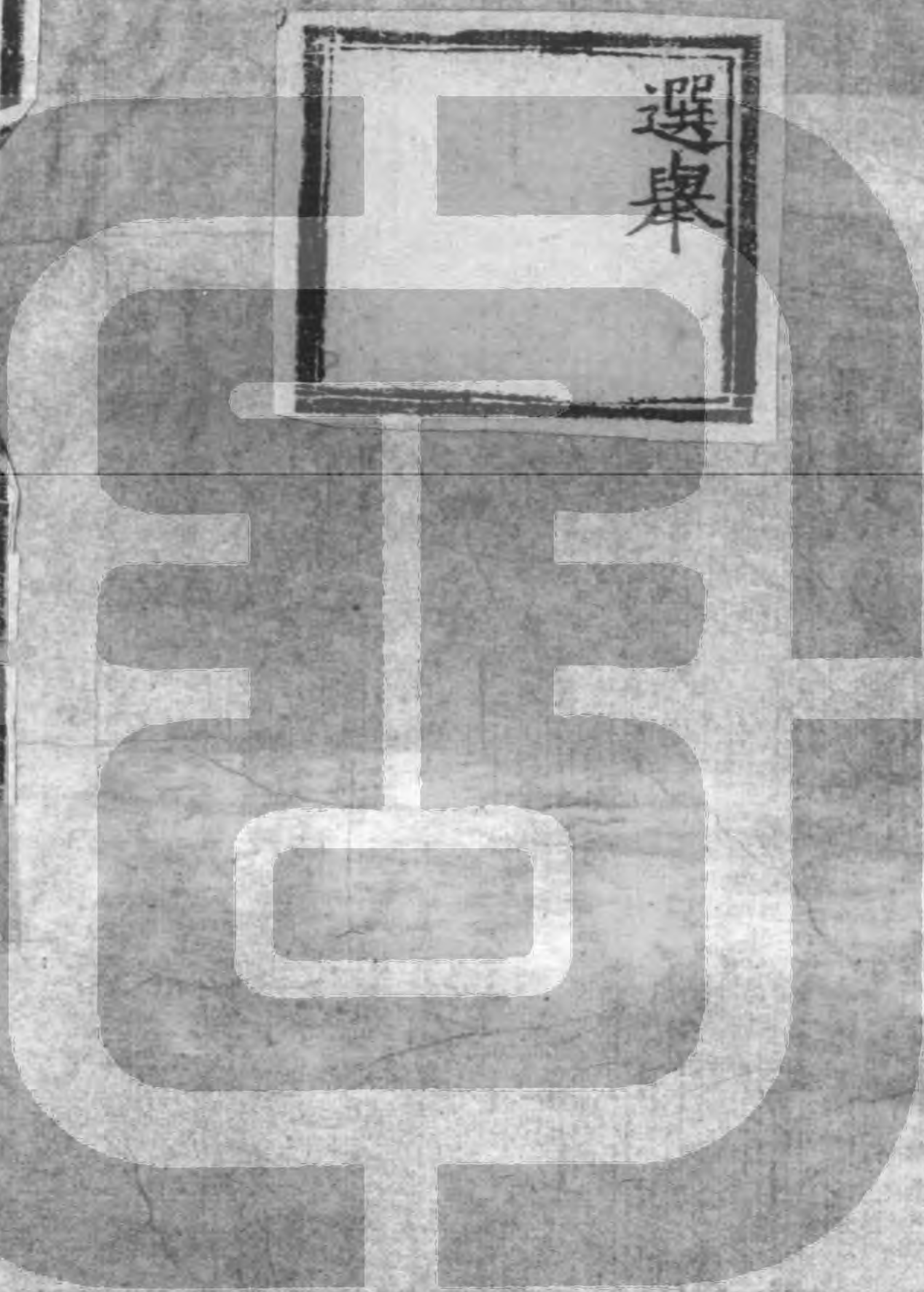


6274  
:72

選舉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六十五  
之一百六十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五

選舉

宋仁宗時。知諫院包拯上取士疏曰。臣以孤遠之迹。猥荷聖選。擢陞憲府。遺思所以為報。則智識蒙淺。無以副上旨之萬一。敢竭愚見。唯明主裁之。臣伏覩近降詔勅。以官吏陞陟賢否相溷。世族補蔭。愚智不分。並立新條。以革舊弊。有以見陛下求治垂訓之深旨也。臣聞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古之聖王御大器。保重畜。蓋各有其道焉。以萬務之無極也。一統於上。豈可以思慮盡之耶。故立三公。設九卿。百執事。以維持之。俾羣材盡力。而百工無曠。則王者正其本。執其要。而天下之大務舉矣。故治亂之原。在求賢取士。得其人而已。漢書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大抵斯人之情。皆希榮進。莫不飾正於外。蔽邪於內。邪正所蘊。淵密難辨。而審之必有術焉。以賢知賢。以能知能。知



而用之之謂也。且知人與不知人而任之，乃得失所繫，而安危從之。宜乎取士之際，不可不慎焉。夫三代取士之法，闕略難議。兩漢而下，莫若唐天寶之制。自京師遠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館學課試，乃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並責成有司，惟以得之與否，以為榮辱。得士者陞，失士者黜，孰不公其心以進退乎？其得第者，但謂之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道者，謂之宏詞。試判三道者，謂之拔萃。中是選者，得不限年而授職。復有賢良之科焉。所以區別才行，慎重名器，如是之審也。故當時文物尤盛。比隆三代，基構綿遠，垂三百年，其有繇矣。今之取士，則異於是。鄉曲不議其行，禮部不專其任。但糊名謄本，煩以繩檢。復於軒陛躬臨程試，三題競作，首篇未上，不逾三數日，升降天下士。其考較去留，可謂之精且詳矣。臣亦恐非進退不肖之長策也。周禮升秀辨官，司徒司馬大樂正之職，未聞

王者躬其事也。議者謂不若近約唐制，歸諸有司。或曰：取捨之柄當繇人主。曰：盍使禮部考試，定其可否高下，混於奏籍，賜第。上前抑亦無失於國體矣。然後復宏詞拔萃之科，明立條目，寬限人數，歲一設之。其與選者，比類奏舉之人，以次甄擢而任之。有以得其實才矣。頃年雖復賢良拔萃之科，得人裁一二而已。又罷拔萃之舉，恐未足盡魁梧之選也。且今之仕者，非保任則無以自進，若參以二科而精求之，則取人之路豈不裕乎？而又僉舉之敝，漸不可善其間。或耽於愛私，或逼於勢要，不得已因而舉之者，衆繆濫無別。且一警革，若至其甚，何所及焉。方今天下多事，邊鄙未寧，政失於寬，而弊於姑息。士弛於務，而幸於因循。固宜推擇真賢，講求治道。外則黜郡守縣令不才貪懦苛虐之輩，以利於民。內則辨公卿大夫無狀諂佞朋比之者，以肅於朝。杜絕回邪，振張紀律，可使教敦于上，民悅于下，足以導迎和



氣馴致太寧亦盛哉。伏望陛下稽前代之成敗。驗當今之得失。政有未順。理有未安。則思而圖之。圖而行之。行而終之。則主靈受其福。而宗社享無疆之休矣。惟陛下鑒其區區。恕其狂直。一賜觀采。

拯又上疏曰。臣伏觀新定貢舉條制。節文諸州發解。令知州通判職官令錄等。保明行實。更不封彌。謄錄者。此乃三代里選之法。蓋朝廷欲先德行而後詞學。責成有司。不欲煩以繩檢。庶取士有以得其實才矣。緣天下郡學。自罷聽讀之後。生徒各以散去。一旦詔下。投牒求試者。比比皆是。是長吏等又安能一一練悉行實哉。不免祇憑選人遞相保委。然而詐偽猥雜者。亦無由辨明。兼每州用試官一員。是天。下試官逾三百餘員。必恐未能盡得其公。而悉心於公取也。或緣其雅素。或牽於愛憎。或迫於勢要。或通於賄賂。勢不得已。因而陞黜者有矣。又何暇論材藝較履行哉。洎取捨一謬。則是非紛作。不惟抑絕。

寒素。竊慮天下因此構起訟端多矣。况封彌謄錄行之且久。雖非取士之制。精協蓋公之道。若今來諸州解發舉。且令仍舊封彌謄錄者。校於理甚便。若以勅命。方行難於遽改。即乞特降約束。其逐處試官如稍涉徇私。及請託不公。並於常法外重行處置。不然。合別定刑。庶使官吏各知警懼。

拯又上疏曰。臣竊見審官院。差京朝官。並循舊例。以到院先後為限。未嘗較辨賢否。論次。賦最清濁。一濁流品不分。但以名次補闕而已。甚非委重。近臣審擇之意。况國家設提漕按察之職。察群吏廉穢之狀。其治績尤著者。則必慰薦稱奉。貪懦不治者。則必體量按劾。別白善惡。悉以上聞。而審官院署名于籍。以為沮勸之本。今則不然。當除擬之時。但以月日次第。差而授之。則向來黜陟之狀。委而不顧。乃同虛設。豈不惜哉。且黎元之命。繫于長吏。今郡守縣令。鮮或得人。盜賊。



間起。生民重困。天下受敝。職此之由。可不慎哉。臣欲乞今後審官院應京朝官初任。即令勘會。在任有舉主五人。無私罪。陞為上。有舉主三人。已下。或無舉主。及私罪者。以為次。其有私罪。及體量者。降為下。凡差授。以為定制。如此。則進者知勸。退者知懼。旌別淑慝。無大於此。

拯又上疏曰。臣伏覩近降勅命。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蔣堂為奏舉。前保州通判秘書丞石待舉。不當罰銅四十斤。放棄石待舉。殘虐屯兵。刻削廩食。羣兇相扇。固守城壁。殺害民吏。幾成大患。原其情狀。免死。猶未塞責。而保任之者。止從輕典。竊恐不足以誡其濫舉也。緣河朔三路軍民財賦。事務繁劇。長吏僚佐。尤在得人。所以申命近臣。同罪保舉。蓋國家慎重選擢。如是之至也。而論薦之人。不能體認朝廷求實才備急用之意。以緣其雅素。或睚於愛私。或迫於勢要。或通於

賄賂。勢不得已。因而舉之。又何暇論材器較治行之詳悉哉。致一旦用之。為國生事。不可不深慮也。臣欲乞今後應河北陝西河東知州軍通判兵馬都監已下。依舊令兩制已上。臣寮舉。曾歷三路差遣。諸悉邊事。京朝官及武職等。委是精當。方得以次選用。如擢用後。稍不如舉狀。並乞同坐。重行朝典。

侍御史東行傅堯俞上奏曰。臣伏覩兩制。臣僚與御史臺審刑院大理寺等處。更互舉。逐司屬官。頗為不便。臣不敢委曲叙陳。久煩天聽。粗條一兩事。伏乞詳擇。頃者御史闕員。凡一年半。方得韓縝。昨呂誨出臺。又當學士院舉官。填補。逮今幾歲。而薦章未上。蓋緣人眾議論難合。一介之士。須數人皆熟其材。行其為。留滯固無足怪。僕元勅日限。遂為空文。去年舍人院舉太常博士李球。充詳議官。而審刑院乞選嘗歷法官者。既而飛章論辨。卒不復舉。去就之間。頗傷事體。且諸



司長官朝廷慎選其所付與固已非輕。至於擇人獨不倚辦。臣竊謂未為得也。欲乞今後應諸司寮屬合舉充者。一切委長吏自薦。苟非其人。及稍涉朋比。重坐舉主。則孰敢不盡其心。况此事唐相陸贄論之詳矣。儻蒙施行。深允公議。

宋庠上奏曰。竊見近者召試制策并武舉人于崇政殿。皇帝陛下親迂詔躡留神。永晝嚴門。異席程其才畧。誠見聖心覈真偽。進英豪之審也。然臣以謂有司祇事矣。於奏請苟從便易。乖戾舊章。措置之間。甚不稱陛下求賢之意。伏觀賢良方正蘇紳等就試之日。並與武舉人雜坐廡下。洎擣辭寫卷。皆俯伏。壇上自晨至晡。訖無餘食。飢虛勞悴。形于歎嗟。雖僅能成文。可謂薄其禮矣。又况武舉人等。才術庸淺。流品混濁。攬考試射。與兵卒無異。使天子制策之士。並日較能。以天國體之深識者也。臣竊為朝廷惜之。臣不敢上引漢唐以煩省覽。仰

惟先帝故事。布在耳目。縉紳列位。孰不知之。謹按真宗皇帝凡五策賢良。嘗躬御便坐。其舉人就試。並于殿廊張幕為次。垂簾設几。太官賜膳。酒醪茶菽。無不畢供。聖人之心。以謂張不次之科。待非常之士。所咨者。天人之際。所質者。古今之宜。言若可行。高者足以和陰陽。躋仁壽。下者足以明利害。觀學術。是則所責於人者。若是之重矣。所設之禮也。又可以輕乎。勢當自然。非苟而已。臣恐有司自今以往。待士之禮。因循亡棄。則國家雖設此舉。必無異人。何者。夫士有高才。必有高節。節高禮薄。將耻而不就。其就者。皆輕躁微幸。先身後義之徒。適足啓偷競之風。玷詳延之詔。若執事者。以為人不逮古。文罕中程。虛屈至尊。行不急之務。則因而罷之可也。或惜其歷代盛王之所重。當世奇才之未乏。則先朝舊禮。庸可廢乎。伏願申詔近臣。檢尋舊章。作為定式。付于攸司。今後每試此科。即備陳條件。凡厥供擬。關報所由。



仍乞或有武舉雜科。不令同日就試。庶儆人於類。有協禮經。仍貴而行。嗣恢世烈。狂言聖擇。或補大猷。如允所陳。乞降付中書詳議。于黜疏辱。臣無任省循。狂瞽。懣懼屏營之至。

蘇舜欽上疏曰。臣昨伏觀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廣延天下博習之士。以大治本詔降之日。識者誼然咸謂陛下張祖宗之基。致億兆之福。慮意有所不逮。政有所未敷。雖碩輔盈廷。諫臣滿著。朝訪前王之陳迹。夕講先朝之故事。尚欲親閱。屬堯廣采髦哲。此非惟蘊才抱器者。幸甚。實亦天下之幸甚也。臣竊見分四制限十一科。使官京司者。得應賢良體用之目。清白屋者。出赴沈淪高蹈之制。州縣判等。限以字數。武舉策試。兼之騎射。臣敢謂陛下之詔。體則正矣。而網條未至。輒有管穴。願鋪白而言之。夫賢良之科。肇於漢世。故公孫丞相之徒。多以褐衣射策。而解巾入仕。真已居位者。日通帝光。出入禁掖。志或未發。

則可囊奏。而建言。政有未安。則可排闥而請見。况其身檢命勅。已得為朝中官。則口銜舌卷。鮮肯言天下事。惟是常帶繩樞之士。義疎禮隔。趨走塵土間。未嘗咫尺人主之顏面。加以天關九重。交戟數里。雖膏文陸離。筆語滂霈。而豈得一違旒纒之下哉。脫欲聲鼓叩。釐則有司。必以狂妄之罪罪之。且身無一命。志氣自得。邦家闕政。實亦敢言。漢世兼采庶士者。深有意於此也。下至李唐。穿鑿前軌。以謂民間不知帝王之動靜。俗儒不講朝廷之經法。專以官士者。得應直言科。及我炎統。勃興不血刃而得天下。太祖太宗。拓樹基局。誕布鴻文。而大變汙俗。真宗嗣二后教。信兩漢法。笑却唐弊。追還古風。故詔賢良。而草莽之士。無棄焉。今陛下之詔。有異於古。是未至者一也。次則高瞻立園。沈淪草澤。臣亦謂未至者何。嘗聞帝者。慎器與名。不務虛假。且遁逸之士。不示見聞。今陛下垂詔。而雜舉之。是欲使之自見聞也。若



出而赴陛下之詔。是其人非沉淪者。若出而求陛下之試。是其人非高蹈者。則皆露已揚才。干時謁進者也。非惟失彼之行。恐使人謂陛下設虛名無精求之意。州縣判等亦未折衷。夫錄人罪失。務在淺要。不過數字以見意。數句以成文。今限字二百。束之對耦。則皆漫誕而無功。繁博而寡要。不可施用。卒為空言。至如武舉策試。兼之騎射。竊觀詔旨。既令先進軍機。後即陞試。是陛下取將帥材者也。反使張一券發數矢。是陛下校一夫藝。取一人之敵也。夫欲練將材而取一夫之技。又何異考編鐘。堵磬。而求鄭衛之音。伏願賢良之科。使復兩漢真宗之制。不以官士為之限制。則國家之得失可聞也。沉淪高蹈者。則令諸郡守宰。根索其名。而籍奏之。然後給傳。續食。達聲會試。以文。故書響埋照之流。不遠而至矣。書判者。削其字限。各整其才。而為之。則文識高劣。盡可見矣。武舉者。去騎射之末。而訪以機畧之大。則將帥

之具鱗集矣。若然。則陛下之詔不虛下。天下之人無異議。四條而十。一科正矣。臣錄錄者。豈當輒述國家大事。上干天子聽覽。蓋以陛下開言路。塞諱門。采瞽說。納愚慮。是以臣析肝瀝懇。而具述之。其若陛下責其犯上。罪其錯議。臣雖膏鉞。轉壑不為之怨。伏願俯而察之。知制誥王珪上奏曰。右臣竊惟貢舉之法。盛于有唐。自正觀訖於開元。文章最隆。其較藝者千餘人。而所收者無幾。咸亨上元中。嘗增其數。然無及百人者。國初取士之科。大抵皆襲唐制。暨興國中。始大擢貢士。其後寢以益廣。無有定數。故自近年以來。官吏猥濫。溢於常員。甚非國家所以取人之意。前詔禮部應進士諸科。奏名皆以四百人為額。茲誠聖慮所欲革。仕進之弊。而敦治原之要也。臣愚伏慮將來群士至闕下。一有扇搖。而言者輒議衝改。伏望宸慈。申飭有司。固令遵守。為定式。



珪又上奏曰。右臣竊以有唐取士之法。雖有數科。然當時士選之盛者。惟明經進士而已。蓋明經先問義而後策試。三試而皆通者為得第。其大略與進士等。國家比試諸科。既不明義。又無策試之式。但能精於誦數者。則舉以中選。是豈朝廷設科取士之意哉。前詔禮部令諸科終場日。於本經問大義一十道。九經五經只問大義。茲誠國家推廣教導。將令士者悉以明六經大法之歸。固不專於記誦之工也。臣已著之于條。然慮議者以謂難於猝更。猶欲安習前弊。伏望朝廷預戒有司。永以遵守。

珪又上奏曰。右臣得御史臺牒奉詔令議貢舉庠序之法。夫以古之取士。莫不即之以鄉里。考之以行藝。然後賓興之。故得純明樸茂之材。咸爵之於朝。今天下雖有學人。率多游放。未盡得土著之士。教授者。又無訓導之科。皆每詔下。京師增補監員。不可勝數。使飭身厲行

者。與夫不肖叢然而並趨。將何以別焉。請選置天下學官。罷京師增補監員。盡命歸就本貫。凡薦送侯有司考定。命長吏發其名氏。參以行實而高下之。若素無檢者。皆得以斥去。今既三歲設科。以大較群士。亦當間令諸道搜訪高行之人。庶幾遠近無遺材。又諸科徒專誦數之學。無補於時。請自今新人毋得應諸科。皆令習明經。不數舉間。可以盡革其弊。若乃貢舉以詩賦策論取人。蓋自祖宗以來。收攬天下豪俊。莫不用此。臣不敢輕議。

知制誥范鎮議取士狀曰。竊以取士之敝。患於以文而不以行。非一日之積也。其勢然也。自井田廢。黨遂州鄉教訓之官不立。而士不素養。所以道化不粹於古也。中間號稱得人。而歷世之久。如漢唐者。雖不盡由於學。盡材之於位。試之以事。使賢者能者進。而愚者不肖者退。是亦古之道也。方堯之時。皋陶稷契進。而靜言庸違。方命圯族者。



退材諸位而考之以事也。今取士不由於學以文而不以行及其官之也。又不材諸位不考之事簿書期會而已。是本末皆失也。學者士之本也。慶曆中嘗興學矣。有貧不能入學者。類老不能入學者。至其親請而免入學者。是士之不盡由於學也。古之士雖云取之於鄉。其實皆出於學。今之士既不能盡由於學。欲盡知其行。豈可得哉。貢舉之法。不孝不悌。不得舉。舉者罰。是亦責行之本也。然而每一下詔。應書而起。以數萬計。不可以人人知也。故必考之以文也。今之詩賦論策。是也。周之制。行同能耦。則決之以射。其所謂詩賦論策。不猶愈於射乎。故取之以文。不可廢者。其勢然也。今天下非無學也。無良師也。待之不以禮也。世之所謂糊名者。待盜跖可也。以待盜跖之法。而欲求顏閔之人。其為顏閔者。不化為盜跖幾希矣。而議者以為糊名不可廢。糊名不可廢。而欲責士之行。誼難矣哉。臣請擇良師而教之於學。以觀其素。弛

糊名之禁。而待之以禮。以養其誠。以謹士之初也。官而使之也。行之以位。考之以事。在朝廷者。朝廷推之。在州縣者。州縣推之。推其尤善者而進之。曰某人官為某事。為有行。推其不善者而退之。曰某人官為某事。為無行。以謹士之終也。如是而本末俱得。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入於善矣。其於詩賦論策。雖無更之可也。

李淑侍經筵。仁宗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對曰。唐調露二年。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以進士試策。策裂。請帖經以觀其學。試雜文以觀其才。自此公以為常。至永隆二年。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始試策。天寶十一年。進士試一經。能通試文賦。又通而後試策。五條。皆通中第。建中二年。趙贊請試以時務策五篇。歲論表贊各一篇。以代詩賦。太和三年。試帖經略問大義。取精通者。次試議論各一篇。八年。禮部試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三問。時務者



二厥後變易。遂以詩賦為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雕琢為貴。得取士之實矣。然考官以所試分考。不能通加評校。而每場輒退落士之中。否殆繫於幸不幸。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及詩。次帖經。墨義。而數有司併試四場。通校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為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

蔡襄上奏曰。臣伏見隋唐以來。以進士明經二科取士。迄今以為永制。進士雖通試詩賦策論。其實去留專在詩賦。糊名謄紙。以示至公。點抹細碎。條約纖悉。所司奉之。便於考校。明經逐場對義。鈔節注疏。記誦字數。至有一字旁寫聲形類者。三兩字。如有一中。亦是通義字。猶不識經旨。何從而知。取士之方。一至于此。臣聞有國家者。取天下之士。將以治民而經國耳。故敦其行。欲以表風俗。試其才。欲以濟成務。今進士之詩賦。明經之帖義。於治民經國之術。了不相關。及其間

或有長材異節之士。幸而有之。或官而後習。非因設科而得也。今有善射者。或使之御。其人必自以為不能。世之人亦曰。彼射也。責之以御。強人之所不習。不可也。而以詩賦帖義取士。偶與科合者。即為中第。一日使之臨民謀國。其人必自以為能。而世之人亦習而不恠。茲大可異也。或曰。取士在於得人。豈繫詩賦策論乎。皇甫鑄以賢良方正中科。而奸邪過人。豈不專試策乎。裴度以進士中第。而功德尤著者。豈不由詩賦而得之。臣竊謂不然。取之以其道。任之以其術。而陷於奸邪。其人自隳也。取之不以其道。任之不以其術。而能功德著聞。其人自立也。豈可以自隳與自立之人。而害經久之制乎。三代之道。鄉舉里選。專取德業。漢察孝廉。加之策問。取士有經術。隋唐以來。盡失之矣。行之既久。難於卒更。今就其所試之業。而裁之以試策。為去留進士之術。以大義為去留明經之術。庶幾可行也。一天下之州軍。



盡許立學。選擇鄉里有年德通經義者。補為教授。講說經書。教勗生徒。不應舉者。三年後乞與助教名目。且令講說。應舉之人。須經本州學。聽書其日限。以國子監新立條約為例。一請試策。三指為一場。考校驗落外。次試論為一場。又考校驗落外。次試詩賦為一場。以三場皆善者為優。或策論詩賦互有所長。則互取之。其策仍請一道。問經義異同。以觀其識。一道問古今沿革。以觀其學。一道問當世之務。以觀其才。此其大略也。一明經。只問所習經書異同大義。所對之義。只合注疏大意。未須文字盡同。或自有意見。即依注疏解釋外。任自陳述。可以明其識慮。若以經科文人所習已久。未能變革。即難其取而薄其恩。取能對大義者。頗優獎之。自有稍有智識之人。去彼取此矣。襄又上奏曰。臣聞人主擇宰輔。宰輔擇長官。長官擇僚佐。此至治之要。至簡之術也。周公大僕則曰。慎東乃僚。漢之公府。令自辟召。唐陸贄作相。奏請諸司長官各擇屬吏。後因讒謗。輒有變更。陸贄論之詳矣。又高元裕為御史中丞。上言。御史綱紀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實才。其不稱者。臣請黜之。監察御史杜宣猷。李瓌等。並出為府縣之職。此皆前世專任長官之明驗也。國朝諸司省監。悉非本官。惟御史臺職不殊古制。方今臺中條制。如臺官不稱職者。亦許糾舉。近年臺官宰輔避嫌。例不中除。多令兩制參舉。又限資考苛細。多不得人。蓋由不寬資限。不責長官之弊也。近見御史中丞王拱辰奏舉楊紘等充臺官。朝廷循執舊規。下兩制參舉。臣謂朝廷既任拱辰為中丞。若實非才。則當別擇才者而任之。若才堪其任。則所請屬官。可悉委之。未為過也。况拱辰於官局。請去不才者。而更擇才者。是盡心於朝廷。不避衆怨也。今御史席平已出潤州。若參舉之人。又得軟懦傾險之吉。則何以觀之。臣故謂莫若專任長官。寬其資限。則責有所歸也。臣乞御

奏議卷之百六十五



史臺官屬。天下御史中丞薦舉。寬其資限之格。資深者為銜。官卑者為裏行。若能稱職。亦是官守之常。不必過有陞降。或不稱職。可并舉者。坐之。在朝廷有責任之方。風憲有得人之美矣。

知揚州劉敞上奏曰。臣伏見近勅更張貢舉條約。欲令四方游士各歸其鄉里。而有司得以觀行聽言。絕濫進之敝。此誠上近古制。下適時宜。然臣猶謂必欲人安其居。皆存常心。漸之於仁。摩之於義。化民成俗。則莫若開庠序以收養之。設師弟子以教誨之。月考時試以勸勉之。教定俗成。然後賢不肖立見。而真偽不雜矣。今州郡幸皆有學。學皆有生徒。而終患無師以教之。但令掾曹雜領其事。職既不專。教用不明。自古儒學之官。不兼治民。蓋為此也。臣欲乞州郡有學處。聽長吏各奏辟教授一員。於前任判司簿尉中。選有文行堪為人師者充。仍令以四年為一任。典理考數。官資俸祿同之。掾曹則學有常師。

教有常業。士子競勸矣。於朝廷長育人材之意。誠未失也。今欲游士歸鄉。而不為設學。則無以收之。設學而不為置師。則無以率之。置師而不立課式。講習之法。則無以成之。三者名存實亡。則學者不歸。雖欲別賢不肖。與廉遜崇鄉黨之化。不可得矣。惟陛下裁許。

敞又上奏曰。臣伏見勅命諸路經畧安撫轉運提刑司。舉政績尤畧。可備任用者各三人。此誠朝廷求賢審官。疇咨僉謀之道。然臣愚竊計之。疑於待天下之士。有多有寡。而未能均。苟未能均。則必有幸不幸之蔽矣。何以言之。陝西河北皆三十餘州軍。各有經畧安撫四五人。并提刑轉運共舉二十餘人。若所舉皆賢才。固不為少。儻賢才不能若此之多。必以中人常士之偶。無過者而充數。則亦有幸而得舉者矣。京西淮南亦皆二十餘州軍。唯有提刑轉運兩司。而所舉不過六人。如今二十餘州軍。誠寡賢才矣。固不為怯。如賢才衆多而限以



六人之數。則亦必有不幸而見遺者矣。幸而得舉者。朝廷無由知。且信以為賢而用之。不幸而見遺者。朝廷亦無由知。且信以為不肖而棄之。則設法之蔽也。至於江南東西福建官吏之衆。不能半淮南。二廣夔利福建徽外吏。或以謫往。或以攝補。員常不足。今亦與內地等。皆不可均者也。恐未能慰士大夫之望。伏乞更賜詳察。損所有餘。而增所不足。使常人無或以幸而進。賢才無或以不幸而遺。則於治體為允。

敵又上奏曰。臣伏以朝廷設保薦之令者。欲振拔幽滯。甄錄才實也。士大夫所以報國恩。無過於此矣。然猶閉其聽。請濫進之隙。故限以定員。結以同罪。防禁既詳。貴望又重。不可復加。而頃來奏章之入。或文字小不應式。或筆畫偶有所遺。於義無害。皆見退却。甚失朝廷求才實之本。亦非士大夫舉所知之意也。臣謂中外舉狀除員數。須要照會。不可不言及同罪。所以立法不可不謹。其他雖小小差悞。並許收使。不須曲難。如此足以開廣薦引之路。亦杜絕所由巧文要市之蔽。庶幾簡而易行矣。

敵又上奏曰。臣伏見今歲制舉中選者三人耳。其間猶有以薄於行誼而被黜者。此非有司校試之不精。蓋在於聽言而不察。行玩文而不計實之蔽也。選舉若此。豈可為永法哉。臣前歲嘗言州郡有學。學皆有生徒。而患無講授之師。以專領之。乞令州郡自辟選人為教授。仍理四考為一任。未蒙施行。臣以謂朝廷大務莫重於選舉。常患游士不安其鄉里。則有司無由考其行實。是以專取詞藻。則賢不肯混。清至於廉。恥之節壞。而浮偽之俗成。皆從此塗出也。今使州郡有學。學皆有師。師皆有課試之法。居常則勉其學。而矯其失。當貢士則訂其行。而程其言。一郡之士。性之若否。習之邪正。能之多少。皆可預見。



而蚤定也。於是上其名與言。備則選舉精矣。人知為善於其身。然後乃能信於鄉里。信於鄉里。然後乃得聞於朝也。則皆勸於為善矣。一紀之外。三十年之內。教成俗定。則士各安其土。相厲以義。相尚以節。何患賢士之難得哉。誠如此。治古之風庶幾可復也。事固有言之似迂而理甚切。行之以近而功甚遠者。教化之謂也。伏乞檢會臣前奏事理。特賜詳擇。

知制誥胡宿上奏曰。臣等竊以六經傳先王之道。教化根本。舊制課試進士。止以詩賦策論簡拔才俊。其實少有專門名學之人。諸科雖能誦記章句。復又不通大義。施於有政。則又牆面。所以前後論取士者。常以此科為言。景祐制書節文。始令禮部貢院舉人通三經已上。進士諸科過落外。許自陳嘗於某處講授某經。貢院別試經義十道。直取聖賢意義解釋對答。或以詩書引證。不須全具注疏。以六通為合格。

講誦精通。具名聞奏。乞差學官。或御試覆試得中。具對義粗通取旨。此則聖朝扶進經術。漸復兩漢射策之舉也。慶曆六年。應詔者士四百人。合格者八人。進士諸科各四人。皇祐元年。應詔者八十二人。合格者二人。進士五人。諸科二人。今年投牒進士七十七人。諸科五十人。凡一百二十七人。比之嚮來數目倍多。豈非詔書開勸使然。而利祿誘導之至也。條制每科不得過五人。比再經覆試。又須通落。獎進之路。似未開廣。恐學者稍怠懈。美業中止。臣等欲望聖慈。稍增人數。以勸來者。四方聞朝廷參用此科取士。莫不靡然向風。潛心經術。則彬彬之舉。兼成於前代矣。

宿又上奏曰。臣聞漢制刺史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至卑也。妻之察一部者。意在秩卑無所顧惜。敢刺舉耳。某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文武名臣欲盡委察。今之轉運使。大抵漢刺史之職也。除黜臧否與利



除害莫不係之。國初用官亦輕選才則重其間外計多著能為古人有言引一代之人。理一代之務。不借才於異代。若謂方今乏人是証一代之人也。願朝廷所選用何如耳。若欲天下轉運使盡得其人。莫若慎選省府推判官提點刑獄。此三道者取才之要。比來實錄用人。忽畧此職。一槩置親厚之吏。或假借橫勢之家。故外計之任有以資叙而入。往年葉清臣在三司判官不才者。奏罷數人。當時物論是之。今稍稍復用矣。天聖景祐之間屢降大勅。舉提點刑獄。頗亦得人。近年多公差遣勅上帶入。選舉之法。終而不行。又罕見顯拔循吏為之。省府陛下惠綏元元。勵精政治。近制川廣知州通判知縣。並須選差。所以重遐方而裨遠俗也。况轉運使提點刑獄。表率部吏宣明風化。可不慎擇哉。宜得通知民事。綽有才望者居之。若按舉。每歲風績較然。或增秩再留。或移治劇部。俾久其任。以伸厥能。諸積久累官秩高。

而才下。素望不著者。不可改居其任。恐墮職事。且非陛下求治之意。

宿為翰林學士。又上奏曰。臣竊以殿前馬步軍等帥。臣統陛下爪牙之兵。為陛下心腹之佐。宿衛宮省。拱扈宸極。凡所進任。固先出於聖意。然後參訪大臣。公議既同。方可除授。近來內外臣僚。多舉武臣管軍。此非臣下輕可論薦。漢宣帝時。丞相黃霸薦為侍中。樂陵侯史高為太尉。帝使尚書召霸曰。樂陵侯高。惟懼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霸為丞相。薦高為太尉。以職事言之。未為過舉。猶見詰責如此。豈非以太尉掌武之官也。陸贄有言。將相和則權不分。權不分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國家安。以此而言。宿衛帥臣當選謹厚朴忠之人。以總禁旅。不宜輕用論薦。以收私恩。或任非其才。則開隙生事。國之利器。所宜慎重。



尚書度支郎中金君卿上奏曰。臣不避誅罰。敢以愚見謹條貢舉事。切於時宜。較然易行者有三。折于章左。伏望聖聰。庶加財擇。發於詹斷。卓賜施行。臣人賤言鄙。輕澆宸旒。無任俯伏待罪。戰汗屏營之至。一事。臣伏觀皇祐二年明堂赦書。節文。貢舉人曾經先朝省試下。特免將來文解。如省試不合格者。別具名聞奏。臣妄測聖心。蓋謂其人嘗蒙先帝樂育之恩。又恤其久於場屋。而特加優異也。臣竊觀先朝舉人類多在者。艾氣體衰朽。或素無生業。迫於貲費。而天下州郡遠者。動萬千里。夫以貧病衰老至甚之人。驟為萬千里之行。則其為勞亦甚矣。至如前歲詔下。先朝舉人希覲恩澤。望風而至都下者。甚衆。是時朝廷別無恩旨。例賜錢二千。俾為歸計。而屬歲厲疫。在道或病。或死者不少。誠可憫傷。今而詔下。臣竊思其人力能往者。十無三四。其三四中。勞其筋力。苦

於道途。不幸而病且死者。抑又可料。則是得以名聞者。十才一二焉。伏惟陛下躬祀明堂。使民知孝。有生之類。莫不涵被恩澤。故人人鼓舞歌詠。喜逢盛明。在先朝學校之人。蒙陛下預開優恤之意。特異於常。今其間力不能往者。獨不蒙惠澤之流。均及其身。此人可憫也。臣今欲望聖慈。特詔天下州郡。先朝舉人有願赴省試者。聽之。其間有貧病衰老就試不得者。委本州郡勸會得解。後來但不曾犯真刑者。具名聞奏。乞朝廷就賜一上佐之官。以畢餘年。臣觀此等人。雖材器或有短長。然自束髮從學。至老而志操不變。是亦有意於善也。今若朝廷惻然憫其夙心。使至暮年卒被恩命。少酬願望。庶不辜生平嗜學之志。上以廣先帝樂育之恩。次以彰陛下優光好善之實。而又使天下之人。曉然知為學之利也。



二事臣聞漢世學者皆以專經補吏。故士若治身從政。罔悖于理。當時所得類多有道之士。而後世不克循之。故所進之人。未有如兩漢之盛也。國家因近代之制。用詞科以取士。向者有司命題發策。多不專於經典。往往雜取諸家小說。故朝廷患其如此。亦嘗頒示條約。須得於國子監經史中出題目。近歲已未。遂於注疏及但係監本諸雜文字中。撻裂句讀。以為題目。况本朝文物寢盛。國庠典籍。部類寔繁。學者若專志於經。則不足以備科試。將遍而治之。則力有所不逮。由是靡靡然。祇務馳騁。涉獵破碎文義。以絢飾辭章而已。求其內可以美其身。外可以謀王體。斷國論者。蓋幾稀矣。凡十之出。處語默鮮能及於古者。亦由不專於經術而然也。臣今欲乞申救內外主司。凡試進士詩賦。只於九經正文中出題目。其策論亦詳於三史。及荀孟揚雄書中。

通用。如此行之。則字者皆務深於經術。而有道之士出矣。

三事。臣竊見向來開封府國子監兩處應舉者。常至數千人。其間

雖有奇才異士。然亦類多託籍冒名浮薄。不逞者。雜于其中。或紛撓禮闈。動致喧爭。或輕議國體。妄生謗讟。是非雜揉。玷我士風。朝廷近年亦患其然。故嘗詔立賞格。許人告訐。徒使狡詐之人。夤緣為姦。興構獄訟。殊虧事體。適長澆風。以至于引試之際。則士人汹湧。謹噪不可止禦。至有歐擊吏卒。肝腦塗地者。况天府國庠。乃朝家觀禮示化之地。而萃集浮薄不逞之徒。為弊至此。甚可恠也。今年自聞詔下。四方之往者。不絕於道。臣恐前歲之弊。未能遽已也。竊原士之所以輕去州郡。而樂趨府監者。大抵以近年州郡立定解額。多不均一。及開封府國子監素無定額。比之外郡稍寬。故外郡解額少處。競奔湊京師。及府監舉人。



保明行實。約束未盡。致有冒名之弊。臣今以諸郡應舉人數計之。有十人解一名。處有二十人。及三十人已上。解一名。處。又况每歲人數多少不定。若只限以舊額。實見不均。臣今欲乞申敕開封府國子監。及天下州郡。例皆以分數取人。二十人中與解一名。則不惟取士之均。又使人皆樂就於鄉舉矣。其開封府進士。須得在京戶稅。委實居止去處。不實者論違制之罪。雖去官經赦。見任官委保。不得原免其衣冠子弟。今後就學上庠者。須得本貫。見任官與保明文牒。方許入學類試。則府監無偽濫之弊矣。

英宗治平元年。參知政事歐陽脩上奏曰。臣伏見近有臣寮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分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奉聖旨送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各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取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材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為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區區欲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



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官濫為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格者得。合得者落。取捨顛

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名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煙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人。此為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槩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虜。主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為患。則已。



苟可為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牢籠不逞。當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譟。克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為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臣忝貳宰司。預聞國論。苟不能為陛下守祖示之法。而言又不足取於人主。則厚顏尸祿。豈敢偷安而久處乎。故猶此彊言乞賜裁擇。

三年。命宰執舉館職各五人。先是英宗謂中書曰。水潦為災。言事者云。咎在不能進賢。何也。脩對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入館有三路。今

塞其二矣。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年五人以上皆得試。第一人及第。不十年有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不復試。是高科路塞矣。往時大臣薦舉即召試。今只令上簿候缺。人乃試。是薦舉路塞矣。惟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臣所謂差舉路狹也。帝納之。故有是命。

英宗時。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伏見國家間歲一開科場。詔下州郡使之鄉舉。里選遣詣京師。覆試於禮部。雖幽遠之士咸與其進。然而天下發解進士到省。常不下二千餘人。南省取者纔及二百。而開封國學鑠廳預奏名者殆將大半。其諸路州軍所得者。僅百餘人爾。惟陝西河東河北荆湖北廣南東西等路州軍舉人。近年中第者或一二。竊以科舉既煩。天下之士誠奔走之不易。而嶺外尤為遐僻。身隨計動。經五七千里。往來不啻百餘程。跋履道塗。蒙犯風雪。比至京師。







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二十三人。及第者各只一人。荆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四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二人。並全無人及第。嘉祐七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一人。及第者三十人。約四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百七十八人。及第者六十六人。約五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六十八人。及第者二人。約三人中取一人。陝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二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六十二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四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五人。荆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三。及第者各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七十七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並全無人及第。以此比較在京及諸路舉人。

得失多少之數。顯然大段不均。蓋以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爰來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為敵。混同封彌考較。長短勢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為率。或以德行或以材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賦詩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為賦詩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棄背鄉里。遠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其間亦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取解者。往往私買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間歲闈科場。以乘遠方舉人。憚於往還。只在京師寄應者。比舊元多。國家雖重為科



棄至於不用。蔭贖。然曾犯之人。歲歲滋甚。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言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國家設賢能之科。以俟四方之士。豈可使京師詐妄之人。獨得取之。今來柳材所起請科場事件。若依而行之。委得中外均平。事理允當。可使孤遠者有望。進達。僑寓者各思還本土矣。難者必曰。國家比設封彌謄錄。以盡至公。其諸路舉人。所以及第少。在於京者。自以文藝疎拙。長短相形。理宜黜退。今若於封彌試卷上。題在京逐路字號。必慮試官挾私。若不過徇其親知。鄉黨。今雖題逐路字號。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畧勇果。以扞禦外侮。三者刑獄。教以供給。後。豈可專

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於公家之用者。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耶。凡試官挾私。若不過徇其親知。鄉黨。今雖題逐路字號。若試官欲徇其親知。則一路之人。共聚一處。不知何者。為其親知。若欲徇其鄉黨。則一路之中。所取自有分數。豈敢偏於本路。剩取一人。以此言之。雖題逐路字號。試官亦無所容其私也。今欲乞依柳材起請。今後南省考試。云云。裁定取人。若朝廷尚以為有嫌疑。即乞令封彌官將國子監開封府及十八路。臨時各以一字為偏傍立號。假若國子監盡用乾字。開封府盡用坤字。京東路盡用離字。京西路盡用坎字。為偏傍。其餘路並依此例。委知貢舉官於逐號考核。文理善惡。各隨其短長。每十人中取一人。奏名。其不滿十人者。六人以上。亦取一人。五人以下。更不取人。其親戚舉人。別試者。緣人數至少。更不分



別立號。只依舊條。與同封彌分數取人。其合該奏名者。更不入南省奏名數內。如凡所奏乞降指揮下貢院。遵守施行。

先又上奏曰。臣聞致治之本在於得賢。天下至廣。群臣至衆。人主不能徧知。必資薦舉。不得其實。則邪巧並進。官職耗廢。是故設連坐之法以懲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伏見近降詔書。令中外臣寮。於文資官內。不以職位高下。舉行實素著官政尤異。可備陞擢任使之。人又於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內舉堪充將領及行陳任使之。人。此乃前世之令。與當今之切務。臣始聞之。不勝慶抃。既而議者皆言。數年之前。亦曾有此詔書。所舉甚衆。未聞朝廷曾有所陞擢。今茲蓋亦修故事飾虛名而已。非有求賢之實也。若果如此。誠有何益。臣愚欲望陛下盡將今來臣寮所舉之人。隨逐人資叙。各置一簿。編其姓名。留之禁中。其副本降付中書樞密院。若遇文臣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知大藩府。及武臣總管鈐轄路分都監知州軍等有關除用舊資叙人外。應係陞入上件差遣者。並乞於今來舉官簿內。次等資叙人中。陛下親加選擇。點定一人。其不係今來薦舉之人。不得差充上件差遣。若陞陟以後。他日職事敗闕。不如所舉。及犯賊私罪。其舉主並依法施行。雖見任兩府。亦乞不以恩例特放。凡係舉官不當。降官及降差遣者。未滿三年。雖遇恩赦。不得牽復。如此。則羣臣莫敢不盡公擇人。天下賢才皆可得而官使矣。

先又上奏曰。臣竊見國家舊制。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並命審官院流內銓試省格詩。或賦或論一首。或五經墨義十道。各從其便。其賦論墨義。徒有其名。無人願試。大率皆乞試詩。其間甚有假手於人。真偽難辨。就使自能作詩。辭采高妙。施於治民。亦無所用。不可以此便為殿最。臣欲乞今後應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並委審官院流



內銓試孝經論語大義共三道。仍令主判臣察更將所對義面加詢問。使之口說若義理精通者。特為一等。并所試大義卷子。保明聞奏。京官與減一任監當。選人並與家便差遣。合入家便者與先次。其義理稍通者。依常調。不通者。且令修學。候一周年外再試。必須試中。方得出官。若年四十以上者。即聽依舊制。只寫家狀讀律如此。則公卿大夫子弟皆嚮學。知道亦近於先王教胄子之術也。

孫洙上疏曰。三代而下。選舉之法。何紛紛乎。其法始得者。終必失也。故孝廉之始得也。人務本行也。其終失也。計口繆舉也。辟署之始得也。人樂自脩也。其終失也。流競成俗也。限年之始得也。敦德養器也。其終失也。少成不貴也。九品之始得也。象舉人興也。其終失也。愛憎在吏也。清議之始得也。名實相尚也。其終失也。浮偽相沮也。銓選之始得也。權不外假也。其終失也。羨惡同流也。故孝廉失之繆。辟舉失

之詭。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徇。清議失之偽。銓選失之雜。是六者之法。皆足以救一時。而不足以通百世也。故始終而各有得失焉。今始終一切皆失者。其國家資格之法乎。臣請言其弊。一。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闕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無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抗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頽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者侵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闕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妨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疲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曰職業



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闕而爭年勞者。日夜相聞也。有司職一名。差一級。則攝水而羣爭。想矣。其甚者。或懷黃敕而置於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賣者。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既歲滿。差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賊敗至死不懲。虎吏刷牙而食於民。賢者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當世固以罪之。不待後世之譏笑。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意不大。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抗弊。首吏廢弛。法制頽爛。決瀆而不之救也。雖然。亦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蠢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羞老而庸昏者也。而於天下國家焉。則大失之大言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為簡而易守也。白品千群。不復銓叙人物。而綜覈功實。一吏在前。勛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為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速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去愈遠。可為太息也。為今之急。誠宜大蠲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為先後。用才為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為高叙。無以深資久考者為優選。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萬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嘗聞也。

知通進銀臺司韓維上言曰。臣竊思自古致治之術。莫不以守令為急。誠知務也。縣令今已舉之矣。唯知州但用資序名次充補。略無選用之法。一非其人。數萬之生聚。便受其弊。甚可痛也。伏望聖慈特詔諸路轉運提刑。除藩鎮及堂選知州外。其久積姦弊。號為難理。及累被灾傷盜賊。數發處所。悉以上聞。朝廷慎擇有識。向公臣寮。舉才任



治民者往臨其處。俟見實有政理。即隨其迹狀大小。陞入堂選。州郡或擢升省府及監司任使。其間增秩賜金錫。詔褒勸之法。繁自朝廷臨事裁處。所冀中庸常調之人。知有自奮之路。各加厲勉。疲瘵之俗。漸被聖澤。

御史中丞賈黯言。今京朝官至卿監。凡二千八百餘員。而吏部奏舉磨勸選人未引見者。至二百五十餘人。且以先朝事較之。方天聖中。法尚簡。選人以四考改官。而諸路使者薦部吏。未有限數。而在京臺閣及常參官。嘗任知州通判者。雖非部吏。皆得薦。時磨勸改官者。歲才數十人。後資考頗增。而知州薦吏。視屬邑多少。裁定其數。常參官不許薦士。其條約漸繁。而改官者固已衆矣。然引對猶未有待次者也。皇祐中始限監司奏舉之數。其法益密。而磨勸待次者。已不減六七十人。皇祐及今。纔十年矣。而猥多至於三倍。向也法疏。而其數省。

今也法密。而其數增。此何故哉。正在薦吏者。歲限定員。務充數而已。如郡守歲許薦五人。而歲終不滿其數。則人人以為遺已。當舉者避謗畏譏。欲止不敢。此所以多。而真才實廉。未免恩於無能也。宜明詔天下。使有人則薦。不必滿所限之數。天子納其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六

選舉

宋神宗熙寧元年。右正言孫覺上奏曰。臣竊見朝廷設科以取天下之士。而所謂進士明經者。乃因隋唐五代之弊行之。百有餘年。其法愈密。得人愈踈。其間雖有勞烈之臣。建造功業。謀謨卓犖。有紀於世。必皆其人不因循於流俗。能自奮拔於昧漏濁淖之中。類非科試之方。有以得之也。臣以謂天下之生才。非於古今偏有薄厚。在上所以驅之耳。今誠有道德之雋。經綸之彥。不由科舉。則無以進仕於朝廷。是使天下皆汨沒於彫蟲篆刻之技。棄置於章句括帖之學也。古者少而學之。壯而行之。今也學非所以從仕。仕無用其素學。天下人才日少。而士常不足於用。其不自於此歟。祖宗之時。其法數變矣。然一時議者亦多率其私意。以傳合當世之宜。故其法雖更。而其弊猶在。



也。臣竊計來年之春當下詔選士。以陛下聰明睿知將大有為於時。而取士之法不蚤有所更定。則不足以盡得天下之才。不盡得天下之才。則不足以新天下之化。臣謹條取士之弊。并所當改定者具列如後。

一文章之於國家固已未矣。詩賦又文章之末歟。今乃拘以聲勢之逆順音韻之上下。配合綴緝。甚於俳優之辭。近歲以來朝廷務以經術材識收攬天下之士。有司往往陰考論策以定去留。不專決於詩賦。學者亦多治經好古。脩身謹行。至於詩賦之業。類不精於往時矣。臣謂人情之所共廢者。聖人不能強使之興。今上下厭棄。人人知其無用。朝廷因而去之。使天下學者學其所可用。仕者用其所嘗學。顧不羨歟。願下羣臣講求所當考試。以代去詩賦之法。

學究諸科。多不通經義。而猥以記誦為工。記誦不能。則或務為節抄。至斷裂句讀。錯謬文辭。甚可閔笑。仁宗患其如此。始立明經科。將以變學究諸科之習。今西北諸州。頗願習為明經矣。然變法之初。為法太密。類非中材。可以勉強。往者嘗設說書一科。亦多通經之士。臣願更賜參酌。明經新法。稍依說書之制。其逐州解發并登第人數。並減諸科額。以處之。如此。則人數不增於舊。而學究諸科。習通經術矣。

一國家所取天下之士。專用進士明經數科。然東南之進士。西北之諸科。則數畧相埒。至於被邊州郡。或更十數歲。乃無一人見收。取者。雖由其業不精。無以應有司之格。然人情不能無望也。取士之意。務在得人。而臣願朝廷別設科格。或以邊臣保信。若漢六郡良家。專以取邊州材武策畧之士。所得人數。即以邊州



充進士明經學究之額。

進士明經諸科舊各以三百人為額。治平中更增五十員。三歲一取士。凡六百五十人。亦不為少。然不足以盡得天下之士。何也。所以取之之途狹耳。士苟可用。亦何必進士明經哉。臣願以治平新增五十人。每遇下詔取士時。許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薦文行殊異經術政事或有兵謀材畧之人。若往時之遺逸。并許兩制侍從官。不以外各得推薦一人。若二人。類所薦之士。別於試格。足收五十人而止。所舉非其人。若已仕而坐法者。如律亦因以觀臣下薦賢之能。

一朝廷自慶曆以來。詔天下立學。郡縣往往有學。舍官田房廊之利。京師亦日折國子監之半。以為太學。太學諸生常數百人。州學舍多亦或至百人。學校之盛。侔於漢唐矣。然國家未有學校。

選士之法。臣願詔天下州郡守臣。到任一年以上。得舉所學者。才行充異。升之太學。無其人。則闕。既至官。為廩給。更以日月。詳觀而屢試之。每歲判國子監。至直講。共薦十人。朝廷更以策試。然後推恩。所得人數。即以充進士之額。其公卿大夫之子弟。及舊在生員。即乞別定入學之法。

右臣所請改定取士凡五條。皆博採羣言。以為有補天下。而便於舊格。其後三條。稍用保任薦舉法。薦取材畧文行之士。以廣朝廷搜擇之路。比之科場。汎然收舉者。利害不相侔矣。然臣不敢具為科格。伏望聖慈。下兩制雜學士待制以上。臺諫官三館秘閣。臣寮博加論議。必有良法。可以行之。有論議不同者。聽為別狀。朝廷取其最優者。施行之。

翰林學士司馬光上奏曰。臣聞國之政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



選士之獨道在於立教。教之歸正在於擇術。是知選士者治亂之樞機。風俗之根原也。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務為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尚。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舉人發口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荒唐之辭。以此欺惑考官。獵取名第。祿利所在。衆心所趨。如水赴壑。不可禁遏。彼老莊棄仁義而絕禮學。非堯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為憂。存亡不以為慮。乃匹夫獨行之私言。非國家教人之正術也。魏之何晏。晉之王衍。相與祖述其道。宅心事外。選舉者以此為賢。任宦者以此

為榮。遂使紀綱大壞。胡夷並興。生民塗炭。神州陸沉。今若於選士之際。用此為術。臣懼向去仕宦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則政事安得不墮。風俗安得不壞。正始永嘉之弊。將復見於今矣。伏望朝廷特下詔書。以此戒勵內外公卿大夫。仍指揮禮部貢院。豫先曉示進士。將來程試。若有僻經妄說。其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庶幾不至疑誤。後學。貶亂風俗。

二年。先又上論貢舉狀曰。臣准御史臺牒。准勅節文。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宜命兩府兩省待制以上。御史臺三司三館。臣寮各限一月具議狀聞奏者。臣聞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言欲強於天下者。無如得人。得人而任之以事。則四方斯順之矣。臣竊惟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也。何以言之。三代以前。其取士無不以德行為本。而未常專貴文辭也。漢氏始創茂才孝廉等科。皆命公卿



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漢武以治道衰，後官之。故其風俗敦尚名節，降及末世，雖政衰於上，而俗漸於下，由取士之術素加獎厲故也。魏晉以降，貴通才而賤守節，尚浮華舊俗益敗。然所舉秀孝，猶以經術取之。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一言一動之失，或終身為累。士猶兢兢不敢自放，隋始置進士，唐益以明經等科，而秀孝遂絕。止有進士明經二科，皆自投牒求試，不復使人察舉矣。進士初但試策及長安神龍之際，加試詩賦。於是進士專尚屬辭，本經術而明經止於誦書，不識義理。至於德行，則不復誰何。自是以來，儒雅之風日益頹壞，為士者狂躁險薄，無所不為。積日既久，不勝其弊。於是又設謄錄封彌之法，蓋朝廷苦其難制，而有司急於自營也。天欲搜羅海內之賢俊，而掩其姓名以考之，雖有顏閔之德，苟不能為賦詩論策，則不免於遺擯，棄為窮人。雖有跖蹻之行，苟善為賦詩論策，則不害

於取高第為美官。臣故曰：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非虛言也。今幸遇陛下聖明，心知貢舉之極弊，慨然發憤，深詔羣臣，使得博議利病，更立新規，是千載一時也。議者或曰：古人鄉舉里選，今欲知士之德行，宜委知州知縣者。不察其實，保而薦之，臣獨以為不然。古者分地建國，自卿大夫士皆以其國人為之，猶患處士之德行不可得而詳也。故又擇其鄉之賢者，使為閭胥比長，自幼及長，朝夕察其所為，然後士之德行美惡莫得而隱也。今夫知州知縣雜四海九州之人，遠者三歲而集，近者數月而更，或初到官，即過科場，遽責之知所部士人德行，誠亦難矣。又應開封府舉者，常不減數千人，而開封府獄訟之繁，知府者自旦至暮，耳不暇聽，目不暇視，又安有餘裕，可使之察數千人之德行乎？愚者又曰：宜去封彌謄錄，委有司考其文辭，參以行實而取之。臣獨以為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縣



者尚不能知。而有司居京師。一旦集天下之士。獨以何術知之。其術不遇以衆人之毀譽決之。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夫衆之毀譽庸詎足以盡其實者。必如是行之。臣見其愛憎互起。毀譽交作。請託公行。賄賂上流。謗讟並興。獄訟不息。將紛然。殺亂朝廷。必厭苦之。而復用。封彌謗錄矣。夫封彌謗錄。固為此設者。而設之也。譬猶築防以障洚水也。今不絕其源。而徒去其防。則橫流之患。愈不可救矣。臣雖至愚。平生固嘗竭其思慮。欲以少救其弊。今敢陳二策。乞陛下俯加裁擇。臣聞上之所為。下之所歸也。國家從來以詩賦論策取人。不問德行。故士之求仕進者。日夜孜孜。專以習詩賦論策為事。唯恐不能勝人。父教其子。兄勉其弟。未是過也。今若更以德行取人。則士之力於德行。亦猶是也。誠風化清濁之源。歷代訛謬而不悟。必待聖朝然後正之者也。夫德行脩之於心。歲之於身。雖家人有所不

知。况於州縣。况於朝廷。將何從知之。故必待明哲公正之臣。知而舉之。然後四海之士。皆可得而官使也。然舉薦之法。既行。則干求屬請。誠所不能無也。要在所舉非其人者。國家以嚴法繩之。勿加恩貸。則苟且徇私之人。皆知懼矣。且國家既以德行取士。則彼貪猾輕躁之人。依附權要。枉道求進者。皆為清議所見棄於時。雖有舉者。必不多矣。臣愚欲乞今後應係舉人。令升朝官以上。歲舉一人。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歲舉二人。諫議大夫。或待制以上。歲舉二人。不以所部非所部。鄉里除自己親戚。及曾犯真刑。或私罪情理重。曾經罰贖。及不孝不友。盜竊淫亂。明有迹狀者。不得舉外。其餘皆得舉之。仍於舉狀內。明言臣今保舉某州某科某人。有學術節行。乞賜召試。若舉狀既上之後。却有前後諸般違碍事。發其舉主。並依律文。貢舉非其人。分故失。從公私罪定斷。受贓而舉者。以枉法論。其舉狀遞時。送下禮



部貢院置簿記錄若應舉人而不舉者歲終委貢院勘會姓名聞奏乞嚴加懲罰。朝廷每遇三年一開貢舉。委貢院自詔下之日。勘會選擇舉主最多者從上取之。倍於每次科場南省奏名人數。具姓名聞奏。乞下本貫發遣赴闕。其本貫更不考試。即具狀申解。送赴貢院。仍出公憑。給付逐人。命赴貢院照會。限十一月內取齊。十二月內引見。正月內委貢院內考試。進士試經義三道。字史策三道。時務策三道。更不試詩賦及論。明經及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及論語孝經大義共四十道。明經加試時務策三道。其帖經墨義一切皆不試。對策及大義。但取義理優長。不取文辭華巧。唯所對經史乖辟時務踈闊者。即行黜落。其奏名人數。並依科場舊制。至御試時。進士明經各試時務策一道。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大義十道。所有名字高下。並只以舉主多者為上。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日期先後為次。其舉人所納

家狀及授官後。吏部所給告身。並須開坐元初舉主人數姓名。若及第後犯私罪。情理重。及賊重。其舉主並減一等坐之。未及第者減三等。皆不以去官及赦原。如此。則羣臣不敢挾私妄舉。士人皆崇尚經術。重惜操履。士風丕變矣。朝廷若不能行此保舉之法。其次莫若修學校之法以取之。臣伏見慶曆以來。天下諸州雖立學校。大抵多取丁憂及停閑官員以為師長。藉其供給。以侵私惠。聚在任官員及市井豪民子弟十數人。遊戲其間。坐耗糧食。未嘗講習。修謹之士多恥而不入。間有二十石自謂能興學者。不過盛修室屋。增置莊產。廣積糧儲。多聚生徒。以采虛名。師長之人自謂能立教者。不過謹其出入。節其遊戲。教以鈔節經史。剽竊時文。以夜繼晷習詩賦論策。以取科名而已。此豈先王立學之意耶。於以脩明聖道。長育人材。化民成俗。固以踈矣。臣欲乞自今天下州學。只許置教授一人。委本州長吏於



本處命官中選擇無過犯有節行能講說為眾所服者舉奏補充若本州無人則奏乞下銓司選差委銓司於見在銓選人內揀選進士明經諸科出身人歷任無贓私罪能講說經書者奏補充逐州教授應舉人初入學者並為外舍生唯赴聽講及公試外不得於學中宿食其教授每日講書畢取在學諸生姓名書於籤上雜置筭中抽取三人問以聽過書中疑義三條使對眾解說通者置簿記錄粗者不問不通者有罰每月中兩次公試各試所習舉業委教授考定優劣等第具姓名出榜示訖亦置簿記錄其有過犯者小過則罰錢中過則降等大過則斥出學亦置簿記錄每遇春秋釋奠畢委教授選擇外舍生到學及半年以上自前釋奠以來說書多通公試多在優等過犯情輕少即升入內舍為初等生始聽於學中宿食又選擇初等生中中等生中等生升為高等生皆如外舍生之法其有二人以

上比較難決者即特令說書及試所業以決之皆須具狀申於州委知州通判更加審覆委得公當然後給牒補之如後來有過降等者其牒即毀抹其教授選擇糾舉升降等第若有不公委知州通判覺察取勘聞奏乞行衝替其開封府舉人舊無府學並令寓教於國子監其國子監學人須實是品官子弟方得依條入學其教試選升之法並與外州同以直講比教授判監同判監比知州通判凡國子監開封府及諸州軍內舍高等生額並用本處解額之半其中等倍高等初倍中等若人數未足則闕之不得濫額補人若遇詔下開貢舉委本處判監同判監知州通判截自其日勅會高等生補及半年以上者具姓名結罪保明聞奏仍與給公憑許令免解直就省試其高等生占不盡解額方許本處其餘舉人取解其中等初等生於取解時仍別立號每七人中取一人奏名如此則舉人亦稍向經術崇行



義矣。夫經術深淺。非程試所能知。伊義美。惡非朝夕所能察。今使之  
處於學校。經二三年。累經選擇。升至高等。又呂解頤。妨衆人進取之  
路。若其高等生。經術則講說常通。文藝則屢入優等。過犯則全然輕  
少。行義則為衆所服。比之糊名謄錄。考其一日所試賦詩論策。偶有  
所長而取之者。相去遠矣。况近年舉人。或一無行能。橫遇恩澤。幸得  
免解者。不可勝數。今高等生。行能如此。裁免一解。豈足惜哉。此學校  
之法也。若朝廷又不能如此。只於舊條之中。毛舉數事。微有更張。則  
於取士之道。並無所益。徒更煩苛。不若悉循舊貫之為愈也。

光為樞密副使。又上奏曰。臣先曾起請。應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  
更不試詩。只委審官院。流內銓。試孝經論語大義共三道。仍令主判  
臣僚。更將所對義面加詢問。若義理精通者。特保明聞奏。優與差遣。  
補通者。依常調。不通者。且令修學。候一周年外。再試。必須試中方得

出官。若年四十以上。聽依舊制。只寫家狀。讀律。自後不蒙朝廷施行。  
臣今復差知審官院。竊見資蔭人。初授差遣者。令試詩一首。實為無  
益。不惟其間有牆面者。假手於人。徒長姦偽。就使自作詩。得如曹劉  
沈宋。其於立身治民。有何所用。古者二帝三王。皆立大學之官。以教  
公卿大夫子弟。其故何哉。蓋以其人將嗣守官業。苟無德行道藝。則  
必害及於民故也。今者欲使公卿大夫子弟。盡肄業於大學。則其父  
兄。不常在京師。固難齊壹。若但使之習業於家。而考校於初授差遣  
之際。業不習者。不得出官。則不煩勸督。而人人自勉於學矣。此乃事  
之易行者也。嚮若使之盡通詩書禮樂。則中材以下。或有所不及。今  
但使之習孝經論語。儘能盡暮年之功。則無不精熟矣。此乃業之易  
習者也。然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就使  
學者不能踐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其為益也。豈可與



一首律詩為比哉。臣竊以為此事用力不勤更張甚易而為益稍大。別無所損。伏望聖慈詳察。或有可取。乞檢臣前奏特賜施行。

翰林學士呂公著上奏曰。臣先准中書批狀。送兩制議選知州以下條制內一項。王珪等議。未曾歷知州人。不得權入轉運判官以上。差遣。臣愚以為未便。竊以國家承平。雖久。於人材素養之法。有所未備。緩急求才。猶恐難得。若資格愈密。則簡拔愈難。今知州以下。從審官院差遣。則嚴其條式可也。轉運判官以上。自朝廷推擢。則不當更增以資格。昔荀况稱賢與能。不待次而舉。疲不能不待頃。而廢董仲舒亦稱小才。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且漢之部刺史。今之監司。如雋不疑。乃自布衣拔為青州刺史。當時號為稱職。方今豪俊之士。多伏在下位。若必待其已歷知州。然後使。則或至白首而不見旌用。臣愚以謂知州有治迹者。直當升入監司。自餘果有才能為眾所推。雖資歷尚淺。亦繫自朝廷不次選擇。充轉運判官。權發遣。省府推判官及權充知州差遣。若試用無効。自可退從常調。如此則勸沮兼行。賢愚無滯。

公著又上奏曰。臣謹按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執黨。有序。國有學。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及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其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史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自堯舜三代以來。其養士取人之法。雖隨時損益不同。然教必本於學校。進必由於鄉里。此六七聖人所不易也。逮乎秦



漢而下。聖王之迹既息。凡所謂禮樂教化之官。皆以廢絕。至於設科取士。則各出於一時之苟且。國家承其極弊之後。而因循未暇。制作雖天下學校。頗嘗修建。然取士之路。不出於此。而欲人之就學也。不亦難乎。其為科之法。則專以進士。經學。其抵皆襲唐制而已。夫士之取士者。將以治事而長民。而所以取之者。乃不過試之以辭章記誦之學。蓋亦乖矣。今誠不能革苟且之弊。與廢絕之法。而望賢才之加多。風俗之漸變。終亦不可得也。故臣竊以謂貢舉之弊。不可不革。而學校之制。所宜漸復。雖進士。經學行之既久。為有司者。安於課試之格。為士人者。狃於進取之術。可以漸去而未可以遽廢。莫若先建學校。兼而行之。學校所進者。歲增。則科舉所取者。歲減。如此。不十數年間。士皆以學校進矣。所謂學校之法者。天子自立太學於京師。取道德足以為天下師法者。主之。自開封府及天下州縣。皆立學。取道德

足以為人師者。主之。然學校教化。所以一道德。同風俗之原。今若人自為教。則師異說。人異習。故宜博選天下所謂有道德。可以為人師。先集于大學。使講議。所以教育之法。而朝廷以道揆其得失。講議既定。然後取其得者。置之要會州府。使主其學。其餘州郡。即委轉運司與知州通判。於本州及屬縣內。選經術通明。行誼素著者一人。使主州學。如本州無人。即轉運司於同路州縣。選差。並命就見朝廷所置學官於本路會府。而受朝廷教育之法。或本州士人道德。可以為人師而不仕者。委本州與轉運司。發遣赴闕。當度其可否。特與注官。就差本處主學。仍於太學受所以教育之法。所謂貢舉之法者。應天下士人。並須本縣公吏等。結罪保明。鄉貢素行。方得入於州學。州學每歲貢士。量州府大小。大郡貢二人。其小郡士人絕少。舉二歲若三歲貢一人。並知州通判與主學官。於學生內。選入學一年以上。經明



行修者。貢于朝廷而升于太學者。官為給食。太學每歲於學生內選到住太學一年以上。經明行修通世務。可以治人者七十人。進於朝廷。其在上等者。委中書門下量才官使。其在次等者。送流內銓。依名次注官。計一歲所貢者七十人。三歲所貢者二百人。則後次科場進士。經學南省奏名之數內。可各減一百人。二歲之後。就學者眾。諸州所貢人數。可以倍增。而太學三歲。可增置四百人。則進士經學奏名內。更各減一百人。又行之三歲。科舉可盡罷。士之進者。皆出於學校矣。其到太學及一年以上。經術行誼入下等。及經雖稍通行。有數玷者。並罷歸本州。一不與選。願歸者亦聽。其自太學罷歸。非行有數玷者。並不碍後果。選貢。應天下知州通判。及掌學官所貢士人。上等者為最。在任皆最者。特與旌賞。入下等為殿。在任皆殿者。當行重罰。其本郡士人。實有經行蔽而不舉者。委安撫轉運使。提點刑獄及御

史臺覺察。以聞當行重罰。又按舜典命夔典樂。教胥子。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子弟焉。古者四民各有業。而不雜。故士之子常為士。蓋於治事長民。皆其世業。則所學所行。習見而易入。是以王者之於教學。莫不以國子為先務。蓋庶人非秀異絕倫。不得為士。士之子非教養有素。亦不得在官。臣以謂應已有官者。並須入國子學。取道德之為人師者。主國子監。歲選學生十人。或十五人。聞于朝廷。而升于太學。如諸州貢士之法。既至太學。及一歲以上。委太學官。選經明行修。通於世務。可以治人者。天下士。表同進于朝廷。如到國子監一年以上。不與選。願出官者。即學官委保。經義稍通行。無毀玷。年及格者。聞于朝廷。而關送審官院流內銓。依無出身人例。差注。又今年科舉之法。既未可遽罷。而須權作處置。按進士



之科。始於隋而盛於唐。初猶專策試。至唐中宗乃加以詩賦。後世遂不能易。取人以言固未足見其實。至於詩賦又不足以觀言。是以昔人以鴻都篇賦。比之尚方技巧之作。此有識者。皆知其無用於世也。臣以謂自後次科場進士。可罷詩賦。而代以經。先試本經大義十道。然後試以論策。夫試於有司。固未能得人之寔材。然此法既設。則人稍宗經。今建立學校。將以經術教養。則代賦以經。亦變法之漸也。又經學一科。雖其來蓋遠。然自唐以後。始加填帖。由是應此科者。專務記誦。比於章句音切。尚不能辨。然而舉用之曰。此可以治人。不待有識者。然後知其非也。臣以謂自後次科場。明經止用正文填帖。更不以注而增試大義。如此。應明經者漸多。而諸科之弊自消矣。

公著又乞寬假長民官狀曰。臣伏見審官院流內銓。以知縣縣令闕多。凡選人被舉充職官及轉京官者。例差知縣。已被差者。未通舉辟

不許避免。臣竊以爲當國家有道之時。付之以百里之地。有民人社稷之重。則士子所宜願爲。今乃設一切之令。強所不欲。與坐殿負犯者亡異。此殆郡縣法網太密。而勸別之道不明。更有盡心奉法。治行明白者。未聞有所褒異。一罹微文。則不能自免。於譴斥。加以近歲朝廷以更改法度。郡縣之吏。或不能奉行。故其常法之外。峻其黜典。經赦去官。多不原免。積累歲月。坐此殿累者益衆。臣愚以爲長民之官。朝廷宜少寬假。非有贓私顯狀。及罷軟充不勝任者。雖坐小法。無輕替易。仍詔諸路監司牧守。其所屬令長。有奉公愛民。治効尤異者。每歲別薦三二人。間或獎拔。待以不次。其次如職事。備舉有舉主合轉京官者。特與依諸州教授例。就任改官。許令再任。如此。則勤廉者得以自保。勞能者有所激勸。中才足以強勉。異効不至滯留。御史中丞呂誨上奏曰。臣竊以用人不考其素。舉類不責其實。欲官



清而事舉亦不難乎。且如三院御史闕員。例以本臺丞雜翰林學士連狀薦舉。務在盡公。其如類各不同。議亦難合。一有情弊。害公尤甚。臣欲乞朝廷委內外兩省官歲舉五人。錄其所長。隨而器使。如風節可以充御史。詞學可以備館職。明敏可以剴繁劇。循良可以為牧守。武略可以任將領。章上公車。籍於二簿。遇有負闕。閱其所籍。循名責實。進擬數人。御筆親點一名用之。敢以匪人充薦者。委有司彈糾。重行黜責。如不稱職。正其保任之罪。若此。掄材有素。官闕則預擇之。擇之詳矣。而又絕其私徇之路。進擢之恩。一出於上。宜其有補公朝任官舉能之術也。

誨改諫議大夫。知鄧州。上奏曰。臣准學士院關報。中書劄子奉聖旨。舉諫官二人者。尚承認命。俯及外臣。有以見宸衷虛切。樂聞過失。中外均慶。臣所以懼忻而不已也。臣向以言事得罪。雖居外補。尚忝諫垣之任。仍預舉官之數。輒有誠言。上裨宸闕。惟其暗越之罪。敢避死亡之誅。臣聞國朝故事。諫官除授一出於聖選。蓋耳目機密之任。不可繇他岐而進。示至公於天下也。御史乃付學士中丞保舉。比來任人不次。政府甄擇。暗能除授。或聞除選人李定。御史定不持母服。為有司劾奏。舍人封還詞頭。例皆奪職。乃付禮官議定之罪。夫行不為人所信。已不足取。如或有罪。禮法固無容焉。然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以其孝於親。則忠可移於事君也。以定充選。其甄錄之意可知矣。既而公論不與。遂以諫官御史並委兩省官保任。臣竊以臺諫官所責甚重。數年以來。稱職者甚衆。夫言入則大罪之。小言入則小罪之。去者相望於道路。來者遲疑不願就職。以至課院御史臺闕官日多。中丞不補者半年。三院為之一空。言路梗塞。一至於此。朝政或關下情不通。則有所蔽焉。用事者豈徒然哉。臣竊計自詔降以來。在京



近臣所舉員數已多而未聞除授必候自外舉官畢集然後抽選或見任遠方比追還則曠日遲久言職幾廢徒有擇官之名而非開言路之實也茲所以未見至公副陛下虛求之意焉書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是不可一日而虛也唐太宗三日不聞諫官言必責輔臣其聽納忘倦寤寐思之書於簡策後世為美陛下推廣是心非夙夕渴於正論歟臣以謂求之之博不若用之之速既用之則信任而必堅與之圖回於正道斯誠為治之術也如博求其人而信任不固言者既衆而黜之不已臣將恐未者難阻鉗結自安忠臣義士逃匿嚴穴公議消薄國家之大患也刻胎毀卵損傷至微其類猶或不至聖人所以為之深誠漢文帝受郎官之書其言是則用之非則置之乃除誹謗妖言之罪所以通治道而求諫者臣伏願陛下恢廣此度而行之則天下之福也仍乞於中外兩禁臣寮已舉官數內先擇三五人充諫官餘補御史副員庶幾言職不為虛設副天下觀瞻宜有益於聖德也臣待罪譴謫之中不當有言然愛君之義與日積深身雖補外而心在王室因被旨舉官輒以上陳瀝懇輸忠赤區區自信之效矣伏冀高明特賜省納臣所舉諫官二員已具別狀。

四年殿中丞直史館蘇軾狀奏准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今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古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卑隸未嘗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嘗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廢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



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士。與今為孰辯。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疆。或欲罷經生。

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乎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科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存。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存。則迂闊。



矯誣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輯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為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為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材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不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騁。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踈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

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畧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為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為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着。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勅有司。試之以法。



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猶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神宗時。尚知禮院劉攽上奏曰。臣准御史臺告報進詔書。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博訪臣等。各得詳議者。臣愚以謂人主之舉事。與人臣之獻議不同。人臣之議者。盛言古事。以為高。侈言己忠。以為博。遠而不切。事情漫汗。而不濟世務。雖已自知其無益於治矣。而猶為之。何也。其言之有理。其持之有故。其名之所存。是以夸衆眩俗。故敢為而不疑耳。人主之舉事。則不然。度時之所宜。因俗之所安。不以虛名而棄實效。不慕遠業而指近功。使令出而下必信。事舉而俗必定。故與其出令不當而亟改之。不若謀事於始而慎慮也。今陛下患選舉之法不明。教育之方未善。此必有以前古久遠之事。感動上聽者。不可不

察也。本朝承百王之末。創起律令。雖未及三代。其隨時因俗。從宜應變。增損不常。亦自一朝之制。而選舉之法。行之百有餘歲。累朝將相名卿。及今之所謂賢材。與共天下之論議者。皆非以他途進者也。而誣以謂未嘗得人。臣竊以為過矣。且臣論之。今時選舉之患。不在創法之未善。而在有司之弗良。不患試言之非要。而患聽者之不察。何以言之。今國家求賢良異材之人。則使公卿薦舉。求文學經術之士。則使郡縣推擇。此雖三代取士。何以過此。帝典之言曰。敷納以言。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然則未知人。莫如聽言。故國家試士。以文詞。亦二帝敷納之比也。誠使有司兼仲山將明之才。懷孟子知言之術。精聽慎擇。則賢不肖豈不較然。由是觀之。取士之法。本未嘗失。而有司之聽。或不能盡。今以有司之不能盡。而變法。法雖亟變。而不擇人付之。雖法如三代。猶將終無益也。議者或謂文詞之為藝薄陋。不



足以待天下之士。臣愚以謂今進士之初仕者，不過得為吏部選人。國家待門蔭恩澤者，亦為選人。流外小吏亦為選人。選人如此之卑也。而天下之士以文詞應此選，豈不固有餘裕哉？朝廷設置何等爵祿，而更難其選乎？且進士成名者，國家亦何嘗便以為才傑而任用之。或以文章顯，或以法律用，或以善政事稱，或以治財賦進，皆待其采日成，而後有取。則夫取士之始，亦何用靳靳遴遴，惜若不得已哉？且朝廷選舉之法，將以想望高材豪傑之士也。今天下之士至於禮部者，歲不下二千人。朝廷豈能以玉帛之聘，弓旌之招，而遍得此乎？必亦使之投牒自進耳。士之投牒自進，必非豪傑之士。伊尹管仲之儔，雖更其科試而取之，徒小異其名目，然其得士未有以異於前也。更恐奸利銜鬻之人，崇虛名以亂真，則取士之失又甚於往日矣。議者又謂不如一用鄉舉里選者，此又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二

曠之用鄉舉里選，所以得人者，其時郡縣之吏，自建擿諸嘗，卒史馭吏亭長游徼皆賢士為之。故其臨財不苟，則知其廉；值事能斷，則知其智；文武才畧莫不畢效。故其譽之有實，舉之不難。自流品分別，郡縣吏卒棄絕為賤，不齒於縉紳賢士，不復從此役。士之居鄉里者，何由察知苟憑虛名以進人？後有不稱，將復相與蔽護，其經而謂之材，終亦不得真賢實廉矣。是鄉舉里選又不可盡用也。凡此數端，皆臣所以深疑者也。不知臣之愚陋至此耶？抑亦千慮將有一得也。然愚者之志專則難移。故臣願朝廷且毋庸輕變選舉之法。不如因舊法而慎選有司之為愈也。雖然尚有一說。今有人於此，明辯足以判獄訟，智略足以治財賦，而文詞不足以自發。經藝不至於浹洽，則將指棄終身無仕進之望。其材豈不可惜哉？臣願陛下為設從政科，使公卿及監司舉如此人，以充選。必有舉者三人，乃召而用之。且毋以為



真試之三年才任其事然後命之以官即不可復還為民而坐其  
舉者如此則天下之材士殆無遺逸矣臣聞教育之法所以怡性也  
性脩則智明智明則應物不惑不惑則盛德之士也自兩漢以來學  
者未嘗不以利祿為心夫可誘以利祿而勉強為善則德性離矣是  
故造士不及三代者由此也今陛下建學校為置明師而誨道之母  
問其所學毋限其所能則賢材莫不養育矣若惡文章之弊而以經  
藝勸之學者之志不出於為祿利也則文章之士廢而為經藝雖曰  
不同其離於德性也均矣天之生材有昏有明智明材大者非小智  
小識之所能掩也及其淺晦下材雖日撻之亦終不能以致高大士  
脩之於家是以成材亦何待學官程課督趣之哉臣愚不足以知遠  
略惟陛下裁幸。

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范純仁論貢舉疏曰臣近奉德音以朝廷不能

均取四方之士慮有遺才令臣具合設科制及取人之法進呈臣智  
識淺昧不能畫遠大之策上副詔旨報以所見粗陳一二竊以自祖  
宗以來取人唯進士科為盛凡舉擇公卿近侍多取進士出身之人  
故天下之士競務此科而進然進士舉業文賦唯閩蜀江浙之人所  
長至南省則與西北之人一處糊名通考故西北之人得進者少今  
若明行分別則必東南之人興難進之歎而寄賞巧偽者益多不若  
用臣前來所上貢舉之策先於天下郡縣各立學校養士之法仍擇  
明師以教之每科詔之下委州郡長吏及學官於進士明經中唯取  
土著之人先曾入州縣學各及三百日已上才行優於眾人者許用  
解額中人數三分之一特為薦送至南省謂之特舉之科尚書只試  
策論經義仍各分路分考校遂路各與優立分數取人至御前亦依  
分數與放及第則諸路得人無不均一朝廷遂於貢舉優立五路之



法又乞詔政府今後舉臺省館閣經筵職司並於明經進士或無出身人中數路參取。但擇才行優長不必限以科第。如此則四方賢士可以俱進矣。更望聖慈詳酌施行。

純仁又論薦舉疏曰。臣聞唐虞之際。俊又在官。成湯亦曰。嗟來俊彥。詩稱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論政。則曰。救小過。舉賢才是。皆以舉擇人材為治道之先務也。方今天下之廣。士民之衆。未臧古昔。而庶官得人。不及前代。良以舉用之道。未能開廣。選任既由政府。多以資任。未擇執政。不過數人。豈能遍知天下之士。雖展轉詢訪。只亦得之私言。未如公舉之審實也。唐則天以借竊之政。務求多士。以收人心。廣命臣寮舉薦。為兼亦人得自舉。選任之道。固為太冗。然猶多得賢俊。下無遺材。故姚崇宋璟之徒。相繼而出。開元之治。嘗有賴焉。况當陛下刻意勞心。興治補弊之際。若不敦求賢才。與之共政。則何以致百

揆時叙庶政。惟熙者乎。求才之術。莫若特詔內外之臣。各舉所知。其大兩省已上。於省府諸路職司人中。舉堪充職司知州等人。及諸路監司臺諫省府舉堪充轉運判官知州等人。亦許舉堪充清要之人。每舉三員。並於舉章之中。終身保全。有不職與之同罪。及前來應詔舉到。未曾進用。及臣僚所舉自代之人。一處參較。凡是庶官有關便可選擇進用。如此。則俊傑彙進。官無曠職。上可以輔成聖政。下可以激勸多士。

知諫院陳襄上奏曰。臣伏見今歲科場。開封府就試進士三千二百七十餘人。合解三百十人為數。國子監一千六百餘人。合解百人為額。皆是十分之中。未取其一。英俊既多。而剽辭挾書。真偽叢雜。若不精加考校。去留之際。不無差謬。孤寒得失。所繫不輕。貢舉條制。雖命考試官通考。緣三場卷子數目稍多。自來承例分定。方始考校得失。



其間好惡不同。未必取捨皆是。洎至考到合格人數。便即類聚奏號。更不將退落卷子。令衆官一處。衆同再考。輕易漏略。非惟不恤舉人進取之艱難。殊不體認朝廷取士之意。臣今摩畫欲乞。今來考試官初考校時。權令分定卷子。除考到詞理優長已合格者。及辭理紕繆與犯不考式者。已係黜落外。將遺官退下中等卷子。在去留之間者。令衆官一處。公共看詳。與近下合格卷子。比校優劣。然後升黜。仍將三場卷子。連粘通考。所貴得士之實。不至差繆。所有考校。雖無日限。校量一月之內。以詩賦策論通考。每人一日考得一十五副。至二十副已來。如將退落下等卷子。更令衆官參考。須至更展日限。方得了當。今乞將就試舉人卷子。與考試官員數均定。日以二十副為準。自引試初場。通計人數。與五七日限。通考退落卷子。以引試日為始。計其日限。如更日限未足。未得奏名。所貴考校精詳。不失辭業之士。

襄又上奏曰。臣竊見外州軍不係免解舉人。近日甚有經中書待漏院。及攔截宰相投狀。陳乞免解。未蒙指揮施行。其間多是遠方孤貧羸老之人。徒步入京。羈旅困窮。深可憐憫。訪聞有經三四十年已前。曾與鄉薦。潦倒場屋。今來為見陛下龍飛初榜。嘉祐二年已前。府監一舉進士。尚許免解。以此扶衰戴白。奔走遠來。有覲望一例推恩之意。若令白首空歸。古人所歎。欲望陛下憫其衰暮之年。無所成立。因茲首牒。特與推恩。應進士經三十年。諸科四十年已前。曾與鄉貢。不以舉數場第。見在京師者。許依府監免解人例。與南省收試。如不願就試者。並賜一本州文學助教之名。不理選限。使歸田里。霑朝廷一命之榮。必知上戴聖仁。死無遺恨。抑以見陛下隆儒德老之意。不為無勸也。

元豐三年。判三班院曾鞏請令長貳自舉屬官。奏曰。臣伏以陛下本



原周禮參之以有唐六典之書考諸當世之宜裁以聖慮更定官制以幸天下。臣誠不自揆欲少助萬一。令無足取者亦足以致區區愛君之心。竊觀於書其在堯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則平其賢不肖功罪之分而章之以爵賞使百官莫不昭明者此人主之事也。其在說命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則承人主之志廣引人材進諸朝廷者此宰相之事也。其在冏命稱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其戒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則使得自簡屬僚以共成其任者此諸司長官之事也。其上下之體相承如此所以周天下之務蓋先王之成法也。故陸贄相唐陳致理之具以謂百司之長至於副貳之官與夫兩省供奉之職請委宰臣擬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材實終身保任其以舉授之繇各載除書之內得賢則有進考增秩褒升之賞失實則有

奪俸贖金黜免之罰。非特搜揚下位而已亦以閱試大官其所取之士既責行能亦計資望。此贅之大指也。贅於經畫之材近世未見其比。其在相位所陳先務如此質之於古實應先王之法施之後世可以推行誠古今之通議也。陛下隆至道開大明配天地立人極循名定位以董正治官千載以來盛德之事也。創制之始新命之官任之以彌綸衆職所繫尤重其所更革著於甲令或差若毫髮四方受其敝或誤於須臾累歲不能救則於選用之體尤不可假非其人且臺省長官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皆國之重任陛下所選擇而授今尚書既領天下之事郎員外郎凡二十四司用吏幾百員其餘屬僚尚不在數中若使本司長貳之官自即以下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以陛下之明其於羣臣材分無不周知取其所舉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為內外之官選用之備庶幾為官得人足以上



副陛下作則垂憲非常之大志。且本朝著例。御史中丞知雜。至於省府之長。固得自舉其屬。而館閣監司牧守之官。亦嘗屢詔近位。皆得薦用所知。名臣偉人。往往由此而出。則推而廣之。求於故事實有已試之效。其所薦之士。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備選擇。猶舊闕御史一員。聽舉二人。其不中選者。亦以次甄進。則稽諸累朝。亦故事也。伏惟陛下本問命太僕慎簡乃僚之意。采陸贄臺省長官舉吏懇懇之論。推本朝已試之法。使先王之迹。自陛下追而踐之。如此。則任衆之道。隆進賢之路。廣踈遠之士。懷材者皆得彙聚。要近之臣。獎善者皆得自達。以陛下之臨照。誰敢不應之以公。以陛下之考覈。誰敢不赴之以實。既得其人。授之以位。然後陛下以公聽並觀。分別淑慝。以執中主要。信行其賞罰。如此。則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可無為而致。堯之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如是而已。如臣之說為可采者。其推行之法。

陸贄所陳。惟陛下察其疎密。詳加損益。

鞏又請令州縣特舉士。奏曰。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學士之秀者。自鄉升諸司徒。自司徒升諸學。大樂正論其秀者。升諸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定然後官之者。鄭康成云。謂使試守任官。然後爵之者。蓋試守而能任其官。然後命之以位也。其取士之詳如此。然此特於王畿之內。論其鄉之秀士耳。故在周禮。則辨鄉老獻賢能之書于王也。至於諸侯貢士。則有一適。再適。三適之賞。與爵削地之罰。而其法之詳。莫得而考。此三代之事也。漢興。采董生之議。始令郡國舉孝廉一人。其後又以口為率。百二十萬。至不滿十萬。自一歲至三歲。自六人至一人。察舉各春。春至用丞相公孫洪。太常孔臧議。則又置太常博士弟子員。郡國縣官有好文學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



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命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課試。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其可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又請以治禮掌故。比二百石及百石吏。選擇為左右內史。大行下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其郡國。貢士太常試選之法。詳矣。此漢之事也。今陛下隆至德。昭大道。參天地。奉人倫。興學崇化。以風天下。唐虞用心。何以加此。然惠今之學校。非先王教養之法。今之科舉。非先王選士之制。聖意卓然。自三代以後。當塗之君。未有能及此者也。臣以謂三代學校。勸教之具。漢氏郡國太常察舉之目。揆今之宜。理可參用。今州郡京師。有學同於三代。而教養選舉。非先王之法者。豈不以其遺素厲之實行。課無用之空文。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歟。誠今州縣有好文學。厲名節。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

令佐升諸州學。州謹察其可者。上太學。以州大小為歲及人數之差。太學一歲。謹察其可者。上禮部。禮部謹察其可者。籍奏。自州學至禮部。皆取課試。通一藝以上。御試與否。取自聖裁。今既正三省諸寺之任。其都事主事掌故之屬。舊品不卑。宜清其選。更用士人以應古義。遂取禮部所選之士。中第或高第者。以次使試。守滿再歲。或三歲。選擇以為州屬及縣令。丞。即有秀才異等。皆以名聞。不拘此制。如此者。謂之特舉。其課試不用糊名。謄錄之法。使之通一藝以上者。非獨采用漢制而已。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亦以禮樂射御書數也。如臣之議。為可取者。其教養選用之意。願降明詔。以諭之。得人失士之效。當信賞罰以厲之。以陛下之所嚮。孰敢不虔於奉承。以陛下之至明。孰敢不公於考擇。行之以漸。循之以久。如是而俗化不美人材。不盛官守。不修政事。不舉耒耜之聞也。其舊制科舉。以習



者既久。難一日廢之。請且如故事。惟貢舉。踈數一。以特舉為準。而入官。試守選用之叙。皆出特舉之下。至夫教化已洽。風俗既成之後。則一切罷之。如聖意以謂可行。其立法。弥綸之詳。願詔有司而定議焉。

神宗時。知審官院蘇頌。上貢舉議曰。臣竊謂以今之科試。取古比之。往年至為詳密。往年專以詞賦為考式。而學古者。或誣於聲病。今則詩賦策論。通考。專於一場。取捨。往年雖通考三場。而學經術者。或因於無文。今則有明經之舉。往年敦樸之士。或不習科舉。無由自達。今則有遺逸之薦。是則詩賦所遺者。取之於策論。策論所失者。選之於明經。二者又不能盡。則擢之於遺逸。天下苟有懷才負藝之人。靡不畢為朝廷收擢。而任用之矣。今明詔。猶以為不足者。臣竊謂其弊不在法制之失。而在於措置之未盡耳。夫措置之未盡。其說有四。一曰考試

關防大密。二曰士子承事所業。三曰詐冒戶貫。取應。四曰取人多少不均。所謂考試關防。太密封彌謄錄是也。夫封彌謄錄。本欲示至公於天下。然則徒置疑於士大夫。而未必盡至公之道。又因而失士者。亦有之。何則。國家取士。行實為先。今既封彌謄錄。考官但校文詞。何由知其行實。故雖有瓌異之士。所試小戾。程式或致退落。平時嘗負玷累。苟一日之長。可取。便預收采。士之賢否。而進退之間。繫乎幸與不幸。往往是矣。是豈朝廷之本意邪。臣竊觀天聖四年。仁宗皇帝詔書曰。如聞舉送之士。操履罕修。黜於有司。則紛然起謗。升于科選。又多以敗官。由習尚於虛浮。宜特行於敦戒。自今諸州發解諸舉人。並須考訪履行。或有乖僻彰暴。雖所試可取。不得一例解送。以此見朝廷之意。先士行。而後文藝也。若封彌謄錄。則何由辨其賢否。而得如詔書之敦戒乎。為今之便。則莫若去封彌謄錄之法。使有司得專奉



詳考察。一則主司知朝廷委任不疑。益務盡心。二則及實學者得以自明。程文小疵。不虞見棄。三則淺陋之人。固無僥倖之望。至公之道。無大於此。議者或曰。此法行之已久。今多士競進。一旦改苦。必致誼訟。何以弭之。臣以為士子之行。莫若鄉曲。最知其詳。儻或素乏。無聞。因而黜落。目厭群議。復何異乎。多言邪。若其行完學富之人。偶不預薦。既知朝廷所以取之之意。則人人自重。不敢輕發。養其廉恥。異日。是為嘉士。其所勸蓋多矣。若曰南省聚天下之士。不下數千人。主司無由一一知其賢否。雖見姓名。亦何益於公選。臣以謂此法宜先施之州郡。亦庶幾存鄉舉里選之遺範也。望自今並委知州通判職官。當加察訪本州行能之士。記其姓名。更相論辨。遇詔下。轉運司為精擇。試官依常赴院。錄宿。其舉人試卷。更不封彌。謄錄。仍別差官點檢。收納。應有塗注乙。勲。並印記。訖。遂旋發。送試院。不得稽留。今試官依公考校。文藝。除雜

犯不考式者。先行黜落外。其餘悉定高下。訖報州。令知州通判職官同入試院。共加審覆。以素有聲稱著於鄉里者為先。然後定其去留。依額解送。試官及州官。若有偏曲私徇。令監司嚴加按察。具奏其事。重行黜降。如此詮擇。必無幸進之人。比至南省。則是已經鄉里察訪。設命依舊封彌。謄錄。只考文藝。亦不容無狀之人得預奏名也。其殿試考式。繫之朝廷。非有司所當措議也。所謂士子不事所業者。舉人不納公卷是也。舊制秋賦先納公卷一副。古律詩賦文論共五卷。預薦者仍親赴貢院投納。及於試卷頭自寫家狀。其知舉官去試期一月前。差入貢院。先行考校。內事業殊異者。至日更精加試驗。如程試與公卷全異。及書體與家狀不同者。並行駁放。或假借他人文字。辨認彰露。亦便扶出。永不得赴舉。是舉人先納公卷。所以預見其學業趣向如何。亦有助於選擇也。景祐已前。學者平居必課試雜文古律。



詩賦以備秋卷頗有用心於著述者。自慶曆初罷去公卷舉人唯習舉業外以雜文古律賦詩為無用之言而不留心者多矣。此豈所以激勸士之篤學業文之意邪。臣欲望自今舉人請應依前令投納公卷一副不得假借他人文字并親書試卷頭家狀一准舊制。委知舉考試官預先看詳以備將來與試卷參驗是非而升黜焉。如此庶幾人知向學不為苟且之事矣。所謂詐冒戶貫請應者今外郡舉人赴開封府取應是也。天下州郡舉子既以本處人多解額少往往競赴京師旋求戶貫鄉舉之弊無甚於此。雖朝廷加以峻文而終不能禁止者蓋以開封府舉人不多解額動以數百人適所以招徠之而使其冒法欲革其弊莫若預為之防於罷舉之歲。令本府下諸縣察訪見今土著實有多少舉人候見得的實數目關送貢院比校外郡人數酌中解名處量其分數別立定額外方舉人知其如此豈肯不遠

數千里冒峻文而求寄貫乎。其府中減下人數却乞移與國子監添起名額既已革寄貫詐冒之弊又足廣庠序樂育之風。如此行之誠兩有所便也。或曰府中減下人國子監又復添額則人人競赴庠序投狀其於冒妄不亦均乎。是不然也。在開封府則有詐名冒貫之弊於國子監自是四方俊造進取之所事體固不相類容其趨進復何言邪。所謂取士多少不均者進士與制科遺逸是也。臣竊以往年放進士每榜不下四五百人自間年放榜亦常近二百人諸科大約依進士人數而制科八等者不過兩三人明經不過三五人遺逸之薦復未有定制臣以謂舉制科者博通古人貫穿經史顧其積學勤亦至矣明經者雖誦數或闕而大義多通普進逸之薦縱不能盡如詔書之所求要之皆鄉里推許之人此數科以之進士諸科初學幸中者多取之亦未為謬濫也。臣伏觀新制三出科詔每榜以三百人為限。



是進士諸科之路已廣而制舉遺逸議論猶未及之况近制明經已許均減諸科之數雖取人未多是已有定制臨時可以通融損益而益此也。臣愚欲望自今年科舉進士每榜且以二百五十人為限留其餘五十人以待制舉及遺逸之類其制舉策入優等者自依常例在下等者望量添人數比類賜以出身以酬其積學之勤其舉遺逸仍望立為定制每放榜而後下詔諸路州郡及轉運司共察訪如士人中顯有履行純固經術文藝優贍為眾人推許者或場屋黜落或立園高踏咸許保薦每路限以五人並敦遣赴京師依例試以策論考定高下優者賜以科名與制舉所增人共足所留進士五十人之數下等亦望量推恩渥或與免將來文解如此則取士之路益廣而行藝之人無有棄遺獎育人材敦激偷竄上助風教不為無益也。

判太常寺韓維議貢舉狀曰。右臣伏奉勅命議考校貢舉之法者臣謹按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曰六德曰六行曰六藝所以脩身事君事父母接兄弟親戚朋友鄉黨之道無不教也。至于射御書數亦皆時所資用無非事而為之者故起而仕之則其所施設皆素業也。今之士固未嘗教也而又誘之以華靡無用之文程之以誦記不講之言至于行能則漫然不省矣故及其仕也。平居之所先務者今則無所施矣。前日之所力習者今則不足用矣。其所以時得賢俊之士而官之者幸也。今欲謀國善法以變其習俗則當先去其無益者而使就其益者臣請以五事言之。一罷詩賦更令於所習一大經中。今人通習其經問大義十道但以文辭解釋未必全記注疏取其言典雅得聖人之意者通七以上為合格。一本設明經舉其所以取人數與諸科相通者亦欲漸誘經生使習義理之學而比來中



選尚少蓋進士患於不能記誦諸科患於不能解釋今請少損貼墨

之數以來進士所放諸科既少則其翹然者必須力學以趁此舉又

諸科試大義常在末場多是合格人數已定雖有大義不中程亦難

復點落今試大義路中有不指義理而但引注疏權為通及六分為權當更議今請稍移大義在前點

其不通者則記誦者不得專進此皆所以儆厲諸科使漸就明經也

一州府軍監諸學每生徒百人以上就生徒數以秋賦特置教授官一

員不及百人以職官若曹官兼領教授官兼兩制三館國子監雜學籍其石過其開附表之每當解發自知州至凡當職官吏及雖非當職而仕者及雖不仕而

以道藝處鄉里者并應舉人大會州之聽事或學之講堂命眾評行

義尤異者以品目高下書為一狀無尤異者俟程試定合格人數如

所舉人在得中者升其名於上列仍以名移南省試日稍加優異優異

法別殿試亦如之於常科之外別開數路如近歲放遣之比其人

材繁自朝廷所欲得者臨時命科凡此皆廢舊法之尤無益者而稍

加獎厲之道也若夫道德貴於朝廷則下知所慕矣教化明於太學

則四方有所成矣惟在陛下與一二執政之臣力行而詳處之則明

詔所謂一道德而獎進人材斯無難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六







